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眉廬叢話 · 餐櫻廡隨筆 沈蕙風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眉廬叢話

蕙風

舉止安詳。故園福澤。常戴翁文端未達時。家貧鄉居。偶與二三父老爲葉子戲。遼南著釘綸。竟夕坐博。驗其履印。曾不一移。病友張文襄督江鄂日。士有呈贈詩文者。當時未即閱看。俟其人來謁。寒暄畢。輒命侍者取出。卽於座閱。從容展讀。自首至末。一字不遺。遇有佳處。一一獎許。稍涉稍頹。必致

諫詞。雖文係長篇。詩至百韻。亦然。因畢。仍交侍者。並以存貯某處。母忽。卽此二事。致之。如文端者。所謂安也。如文襄者。所謂詳也。二公皆富貴壽者。極遇合之隆。是其驗也。

以鵝絛爲冠飾。自明時已有之。江彬等承日紅笠(遮陽帽)之上。植綉染天鵝絛爲貴飾。貴者三鵝。次二鵝。兵部尚書王璽。

得賜一韻。自謂殊遇。是韻之名始於明。但植立於笠上。與曳
於冠後者。其式異耳。

道光朝。曹太傅(振鏞)當國。陶文毅(澍)督兩江。兼鹽政。
時以商人藉引販私。國課日虧。私銷日暢。至有根窟之名。謀
盡去之。而太傅世業謐。根窟殊移。文毅又出太傅門下。投鼠
之忌。甚費躊躇。因先奉書取進止。太傅覆書。略曰。苟利於
國。決計行之。無以塞家爲念。世寧有餓死宰相乎。文毅遂奏

請改革。盡革前弊。其廉滯有足多者。惟其生平游歷要津。一
以恭謹爲宗指。深惡後生躁妄之風。門生後輩。有入諫垣者。
往見。輒諭之曰。毋多言。臺意興。由是西臺務循默守位。浸
成風氣矣。晚年恩禮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
無他。但多磕頭。少開口耳。道咸以還。仕途波靡。風骨銷沈。
濫觴於此。有無名氏賦一頌梅詞云。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
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
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
議也無庸。其二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
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論文忠。便論文恭。
損剛益柔。每下愈况。孰爲之前。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

牛奇章鎮雜揚。每冬。令衙卒衛杜書記(牧之)夜遊。報帖盈
筐。尚書靈巖公撫陝。孫淵如居幕府。淵如好治遊。節署地
嚴。漏三更必下健。公自督眠之。淵如則夜踰垣出。翌晨歸。

以爲常。或詢以告公。弗問也。二公相距半餘年。晚節蹉跎。
後先一轍。論者惜之。然其雅意憤才。則固有未容湮沒者。

道州何蛾叟(紹基)書名重海內。達官殷賈。齎重金求之。弗可
得。一日。之永州。訪楊息柯(翰)。距城數里。忽飢疲。因憩
食村店。食已。主人索值。時資裝已先入城。乏屢糧。無以應。
請作書爲價。主人弗許。竟典衣而後行。息柯聞之。笑曰。何
先生法書。亦有時不博一飽耶。

清之初年。洪文襄以勝朝魁碩。翊贊新猷。幕府超珣。極一
時之選。泊薨於位。行述之作。諸名士各殫所長。於其仕明仕
清。前後勤績。咸能稱述爛然。惟於中間去故就新。措詞極難得
體。商略再三。莫衷一是。爰酌重金爲瀟潤。募有能圓其說者。
某名士落拓京師。聞之。裹然往。約字一。直金百。先索金而
後秉筆。略云。歲甲申。國賊陷京師。烈皇帝殉國。北廷徇平
西王之請。爰舉義旗。入關破賊。元凶授首。公於是投袂而起
曰殺吾君者吾讎也。誅吾讎者吾君也。下卽接敍是年拜某官之
命云云。諸名士爲之闡筆。稿遂定。按公羊昭公三十一年傳曰。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
吾爲其妻。叔縮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是某之說之所本也。
宋陳藏一。名郁。字仲文。所著語腴。醉雅可誦。中有一則
云。今言命者有曰。丑爲破田。戌爲負戈。丙丁爲平頭。辛卯
甲申爲懸針。管以牒強恕命致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頭
矣。官至侍從而無子。以金輝命致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懸針矣。故初爲海寇。三還決配。後爲都統制。贈武義大夫。按子平家言。以五行生剋。決人生休咎。未聞以字形爲說者。此說絕新。亟記之。

杜鵑。一名杜宇。一名子規。一名諶鶲。自唐已後。多入詩詞。曰嗜血曰勸春歸。曰紅鵠綠鵠。與紫燕黃鸝並用。殆禽類中之絕張絕怨者也。乃宋車若水云。杜鵑趙屬。鳥之徒也。飛入烏巢。鳥見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欲噉母。誠如所云。距非甚不宜稱耶。抑同名而異物耶。

石林燕語云。及第必有賜詩。惟莫儔一榜不賜。政和末。御史李彥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教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故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箇。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是後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謂今詩。乃舊科場詩耳。作詩獲罪。乃至於杖。誠事之絕可笑者。梁吳均吳城賦。不見春荷夏槿。惟聞秋蟬冬蝶。荷非春花。未知叔庠何所本也。

俗謂事勢舛離而決裂者曰精。精謂甚古。大戴禮記。少間弟七十六云。精者猶精。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諭惡。實以諭善。玉者諭善人。血憂色也。酒以諭樂。猶憂其可愛。而樂其所樂。

烏程張秋水。(鑑)冬青館詩。山塘感舊句云。東風西月燈船散。愁絕空江李相人。李相吳語。今譌爲白相也。

富陽董文恪(邦達)少時。以優貢留滯京師。寓武林會館。資蓋。無以給饔飧。館人蔬之甚。不復可忍。乃徙於逆旅。益復不見容。窘迫無所歸。有劉嫗者。自號精風鑑。奇其貌。謂必不長貧賤也。廄假館餘屋。善視之。俾俟京兆試。董日夕孟晉。冀博一第自振拔。且副嫗厚期。榜發。仍落第。恚甚。恥復結姻。妻樞衡市。飢且疲。道左一高門。惘然倚而立。不知時之久暫也。俄有人啟門。問爲誰。董以實告。其人色然喜。延入。少憩。出紅箋。屬書謝柬。署名則侍郎某也。書畢。持以入。須臾出。殷勤具雞黍。食次通款曲。則侍郎司閣僕。以薦初至。適書謝柬。主人亟獎許。因請留董代筆。薄酬資斧。董方失路。欣然諾之。

自是一切書牘。悉出董手。往往當意。僕輒掠美以自固。日見信任。不與他僕伍。居頃之。侍郎有密事。召僕至書室。命擬稿。僕惶怖。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窮詰。得實。大駁。亟自衣冠出廳事。延董入見。且謝曰。辱高賓久溷廝養。某之罪也。因請爲記室。相得甚歡。侍郎夫人有細直婢。性慧敏。略通詞翰。及笄矣。將嫁之。婢不可。強之。則曰。身雖賤。匹與隸。非所堪。乃所願。必如董先生。又安可得。事終侍夫人耳。侍郎聞之。听然曰。廢婢。董先生齋雲驪縣。指顧膝上。願作小紅之贍。勸納爲簉室。董慨然曰。鍛生落魄。盡京師。不獲一青蚨。見拔於明公。殊非望。彼弱女子能憐才。甚非嫁女。焉敢娶之。正位也可。侍郎益重之。謀於夫人。女婢而

瑞畫焉。踰年。董連捷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生子即富陽相國。

相國登席時。太夫人猶健在。知其事者。傳爲形容美談云。

湘陰郭筠仙侍郎。(嵩齋)學問賅博。明於古今治亂升降之故。

尤詳究海外各國形勢。咸豐朝。隨郡王僧格林沁。籌防津沽。

王於兩岸築礮台。距數里。博數丈。礮噸三千具以填之。大者

踰萬斤。小者亦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柵海口。沈以鐵錐。

絡以鐵綆。無何。敵艦至。遂奮爲燔。王不許。嵩齋曰。戰未

必勝。不如姑與之和。徐圖自強。王不聽。嵩齋知邊禍且亟。

言之再四。至於涕洟。王執不聽。越日。敵以書來曰。亟撤爾

柵。我將以某日時至。屆期。王率將佐登台望之。敵以三艦來。

距柵里許。自相旋繞。頃之。柵皆浮起。王大驚。急發巨礮。

彈如雨雹。海水沸騰。竟沈其艦。敵引去。明年復來。遂有北

塘之敗。嵩齋家居時。好危言激論。枚縣龍汝霖。作聞蟬詩規

之曰。商氣滿天地。金颺生汝涼。撩人秋意話。忤夢怨聲長。

長淮愁霧露。知時熟稻梁。隱情良自信。莫忘有蟬聲。嵩齋和

曰。飽諸蟬意味。坐對日蒼涼。天地一聲肅。樓台萬柳長。杳

冥通碧落。懷涼夢黃梁。吟嘯耽高深。無勞引碧蟬。又樹木千

章暑。山河一雨涼。陰濃桂影清。風急咽聲長。秋氣苦微物。

天心飫早榮。居高空自遠。塵世轉蠟燭。後十餘年。邊事日棘。

嵩齋以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國。至倫敦。上書李文忠。論列

中外得失利病。舉時度勢。洞見窺結。凡所謀畫。皆簡而易行。

其論當時洋務。謂夙熟相國。(寶齋)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次之。亦稍能盡其實。又自言平生學問。皆在虛處。

無致實之功。其距幼丹尚遠。皆克知灼見。閱歷有得之言。全

書四千二百餘言。茲不具錄。

揚子江中冷水。世所稱第一泉。其質輕清。非他水所及。然

或運致遠方。舟車顛頓。則色味不免稍變。可以他處泉水洗之。

其法以大器貯水。鑄誌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

下沈。而上浮之水。色味復故矣。其沈與浮也。其重與輕爲之

也。挹而注之。不差累黍。以水洗水之法。世訖知之。

和坤當國時。京朝官望風承指。趨踰恐後。循帷所至。俊彩

星馳。織文鳥章。夾道鶴立。此補子胡同所由名也。無名氏詠

補子胡同云。繡友成巷接公衙。曲曲鬱勃路不差。真笑此間街

道窄。有門能達相公家。

道光壬寅。粵海戒嚴。果勇侯楊芳爲參贊。僕敵艦破利。下令收蕪插及諸械物。爲厭勝計。和議成。不果用。有無名氏作詩嘲之曰。楊枝無力愛南風。參贊如何用此公。蕪插當年施妙計。繢聲長播粵城中。

咸豐庚申。車駕幸熱河。發起倉卒。警衛不周。從官宮人。

極流離困瘁之狀。詔天下勤王。訖無應者。漢陽黃文琛秋鶴詩

云。秋鶴唳疾景斜。盤空驚道莽風沙。檀車好馬護王宅。翠

梅園龍上相家。牒有殘燒流憤血。寂然哀泪落高牙。玉珂聲斷

城西路。槐柳荒涼怨暮鴉。此時聲情激起。骨幹堅蒼。識之老

杜集中。駿騋不復可辨。

宋談建吳興志。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崔元亮開。卽浚波塘也。又據清縣水和鄉管。有難詞里。地名並額絕。

魏明帝樂府詩。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蓮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世謂戚館較疏者爲瓜葛。與詩意不甚合。(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乾隆朝。高文恪（士奇）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文恪得君最深。當出特賜。未審他人。有詞受此賜者否。

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某說所謂是平屬中丞詩句。爲卿憐作。余疑非是。上句尤不稱。特卿憐命名。本此下句耳。相傳某太史。得京察一等。當衙道員。顧高尚不屑就。旋擢郎官。空之不能自給。友人某戲爲詩贈之。有句云。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語殊工巧。

崑山顧亭林先生。本明季諸生。國變後。聞關樸被。謁南北兩京舊陵。所遇訪山川險要。郡國利病。納交其魁桀。時或留止耕牧。致富鉅萬。輒復棄去。人莫測其用意。按此與陶朱公已事略同。理財爲百度之根本。亭林固留心經濟者。亦爲是牛刀小試。自致驗耳。

清之季年。某相國總制閩粵。政體開通。人才樂爲之用。刷新滌舊。百廢具興。相國以龍馬之精神。備鷺鷥之福祿。雖憂勞於國是。公爾忘私。而頤豫其天和。典復不淺。相國勤民如始。經武如陶公。力矯大僚簡重之習。不數日必駕出。迫其歸也。破聲砰訇於轎。鼓聲淵墳於堂。節署各色人等。無崇卑疏戚外內。故事必班而迎。二堂東班。則文案委員。內而京督。外而監司已次。咸鶴立。必補服數珠。西班稍前。則內文案委

員。洋務委員。電報房學生等。稍後則衛官。材官。戎裝劍佩。仡仡之勇夫。咸出一轍。去地不能以寸。相國拾級蓋。略竚立。與東班首員周旋數語。略回顧。西班首員。仍目注東班。若爲告額之者。徐行而入。一十三四齡童子。前策之。二堂東班。及西班牙班。稍前者。唯朝望謁辭則然。其西班牙班。及在三堂四堂者。則每出皆然。然而當時冀恃承顏之聲。往往不以爲優異而以爲疏遠。因而不自憚者有之。三堂則司閣典纂。紀綱之僕。而必田。義必擇。一眠題。屏氣息。或炳燭呈敬恭。或矜作表幹練。倍其靈涼。時其冠服。部領其次。奔走給使令者如干人。各以其職司。升而立。皆拂履至地。相國夷然入。目不屬。然設有遲誤不到者必知之。以故無敢或睽疏。四堂則粉白脂綠者。珥瑣碧。曳綺羅。爲數達數十。肥者環。瘦者燕。簪者敬。襯者抹。南洲翡翠。北地燕脂。如掌膚之成行。若梁鷦之點翼。莫不繹袖低鬟。楚立遠視。相國及階。萼婷立。簪者童子肅退休。首班者。亭亭捧杖進。左掖之。右拄杖。步益徐。自茲已還。燕寢深閨。如何如何。外聞慶得之傳聞。未必能歷歷如繪矣。於斯時也。相國之風度。莊者和。肅者溫。斂者舒。進退。立於咫尺者隨之。進尺。立於尺者覩之。魚貫而進。花團而錦簇。聲影如霧。衣香成風。履鑿則前者卻。巾墮而後者取。裏屏乍

轉。廡幕微聞。有精室焉。俗稱內藏押房。相國之所憩也。相國之杖。未至精室數武。即已授之隨而右者。則左披者若爲進。隨。相國固豐牒。無須杖。並無須被。而必杖必被。亦故奉也。入室。則自脫其冠。授被者。置之架。展紅巾廡覆之。由是面數珠。而桂。而鑲佩。而帶。而領。而袍。皆解者。接者各一人。或一人攝二事。唯承侍日深體便手數者爲能。往往新進持慎。弗敢兼也。其以更服進者。人之數。既衣服之重數。同時巾者。茗者。淡巴菰者。尤爭先恐後。以有事爲榮。則就養和坐。脫鞋者。左右各一人。又一人。以烏進。而巾者。茗者。淡巴菰者。荑其手。蘭其息。亦盈盈而前。相國或先巾。或先茗。本無所爲厚薄。而先茗者若爲色然喜。則從容就榻坐。榻設阿芙蓉。相國夙不嗜此。而具乃經精。不嗜而必設之。亦故事也。相國自齋出至是。或逾一二時矣。當是時。自四堂來者。咸集此精室。立者。坐者。所事已畢而如劇者。宜身至前而乍卻者。若喜而淺笑。捲而輕聲者。同聲相應而唧唧私語者。面窓而徘徊。近案而徒倚者。位置筆硯。拂拭書牘。爲殷勤者。弄姿而掠鬢絲。選事而橫鍼灰者。非霧非花。溫磨四塞。相國若欠伸。微呼某名。指煙具謂之曰。曷整理此。又呼某名謂之曰。曷相助整理此。則二人者獨留。其餘皆出。精室之窗。皆嵌白鷗。鷗。淺色綢爲衣。迨相助整理煙具者亦出。則窗衣之弛者張。疏者密矣。時則愔愔午夢。簾垂柳絮風前。隱隱春聲。門掩梨花雨外。燕欲歸而距待。香未散而仍留。後出者祇伺於窗外。

久之。又久之。見窗衣散者。約一方頸繫之半。則款步入。拂匣沃盥。進爇窯湯。先是相國駕出時。傳諭庖人。善備者。湯凡三進。相助整理煙具者。亦在榮顧之列。蓋此人。即下次整理煙具者。若舊制。簡授差缺。此次擬陪者。下次必擬正。亦故事也。已上各節。或目驗所經。或耳郵所得。不必皆擬爲事實。而又無祕辛焚椒之筆。足以傳之。首之無文。負此雅故已。

遂事張船山太守。(詞譜)移疾去官。僑寓吳園。別營金屋聚燐。夫人不知也。一日。猶遊虎邱。而夫人適至。事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萼。故教相遇可中亨。明修蜀道連秦關。暗畫蛾眉闖尹邢。梅子含酸都有趣。金庚嫉妒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一角銀河露小星。(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此詩近人傳爲謠事。或謂院本以張之。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相傳船山納姬後。其夫人索諸查小山家。不得。適船山之弟旂山。攜婦歸視兄嫂。旂山婦見林盛怒。因叱之曰。如此男子。謂之已死可耳。因而一室大鬧。故船山有句云。貢飯自擾池中水。抵菴兼傷樹上枝。旂山婦見林盛怒。因叱之曰。如周旋緣似續。更無遺行致讒彈。皆爲此事而發。船山有二月二日。預作生子詩云。三十生兒樂有餘。精神彷彿拜官初。嬌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爪細難勝班管重。髮稀輕倩小鬟扶。繞牀大笑呼奇絕。似讀生平未見書。(見船山詩補遺)其後船山卒無嗣。則亦家庭數劫。幸戾之氣。有以致之。才人風

味。詎悍煩所能領略。可中享之詩。略同粉飾太平之具。倉庚療姑恐無靈。行間句裏。流露於不自覺矣。

江都汪容甫。(中)嘗江行。與洪北江同舟論學。北江婢紫馬鄭。容甫兼涉程朱。辯爭良久。容甫口舌便捷。不逮北江。妻爲所屈。憤甚。掉北江隨水。舟人救之。庶乃得免。吳縣張商言。(損)碧簫詞自序云。故人蔣舍人心餘。乞假還。遇吳門。飲于舟中。喜讀予詞。納於袖。以醉墮江。寒星密霧。鬻工援救。翠眸如沸鼎。既得無恙。而此卷亦不就漂沒。明日心餘詞。所謂一十三行真本在。衍波紋皴了桃花紙也。洪蔣二公。一則意氣忿爭。一則興會泰甚。其不與波臣爲伍幾希。然至今思之。殊饒有風味也。汪洪爭之烈。視黃蘋園顧千里世經掌用武。尤爲奇特。

道光間。有侍郎平恕者。蒙古人。督學江蘇。賄賂公行。貪聲廢於士論。當時或編雜劇。付梨園以刺之。託姓名曰干如。其上場科白云。忘八與心。下官于如是也。拆字諧合。甚見匠心。乾隆季年。朱文正督學浙江。以古學見賞拔者。臨海洪地齋。(坤塏)蕭山王曉馨。(紹闡)東陽樓更一。(上層)齊名。稱爲浙東三傑。樓君姓名及字。就唐人詩一句。錯綜爲之。求之載籍中。不能有二。

無錫錢礎曰。(肅潤)別號十峯主人。明諸生。甲申後棄去。縣令以事杖其足脛至折。礎曰笑曰。變一足。庸何傷。遂爲跛足生。自號東林遺老。年八十三卒。(見濂洋感舊集小傳)艾

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

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藏膈。置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可活。況四藏乎。(見明謝肇淵五雜俎)唐三藏尚可活。變一足庸何傷。觸對工絕。

名人有潔癖者夥矣。亦有以不潔爲高者。錢塘陸瘦京。(折)文采昭爛。吐屬閑雅。客有詣之者。塵羹衲飯。挹糞而試。亦不覺其穢也。羽琕山民。(記定盦先生自號)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嘗作竹西之遊。下榻魏氏絜園(默深先生別業。在揚州鈔關門內倉巷)之秋實軒。默深先生。拾兩走紙伺之。一日晨興。呼主人急。出則怒甚。曰。若僕騙我。吾不習臘沐。嘻。則不知。迺以匜水數盃潤我。是輕我也。賢主人乃用此僕乎。默翁笑謝之。比聞吳郡某方伯。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兒以還。未嘗試槃浴。其裏衣。自新製乃至於朽敝。未或經滌濯。方伯嗜書。尤嗜宋元本。其觀書也。少以案。多以榻。尋常之書。經摩拂篤覽者。如覆蕪頸。代繢火灰。趾之等者。角之榜者。境。《音完、以石磨平之也》字之銀鉤鐵畫者。如霧花雲月。無復分明朗晰。唯宋元本不可知。容或信有而皆秘之。不可得而見也。

嚮來劬學妮吉之士。其心力有所傳。朝斯夕斯。往往不暇自潔治。然而若是其甚者亦僅。其諸以告者過歟。

林文忠撫蘇時。有績立人者。官蘇州同知。兼廁幕僚。頗見信任。或忌之。點聯語於其門云。尊姓本來窮不足。大名倒轉

豕而啼。續憲憤。白文忠。講究。文忠笑曰。蘇州設同知久矣。官此者。寧無勝流佳士。顧姓名就傳焉。君託此聯。庶幾不朽。且屬對工巧。不失爲雅謔。何憤爲。續默然退。今事隔數十年。苟無此聯。世孰知讀立人者。文忠之言。有至理存焉。何止釋紛之佳妙而已。

同縣王半唐(鷗蓮)徵尚清遠。博學多通。生平酷嗜倚聲。所著袖墨味梨蠅知等集。及晚年自定詞。均經刻行。其他著述。身後乏人收拾。殆不復可問。蓋見其四印齋筆記。斐然巨帙。詳於同光兩朝軼聞故事。稍涉憤世嫉俗之言。偶憶一則。略云。「翰林院衙門。在翰門內迤東。世所稱木天冰署也。大門外有墨塔。高不踰尋。相傳中有土彈。能自爲增減。適符閻署史公之數。或有損耗其一。則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是說流傳已久。至於土彈之有無。有之究作何狀。要亦未經目驗。惟是環鄉以術之。置據以守之。則固慎之又慎也。某年伏陰。大雨破山。竟有數土彈。被衝決而出。余詢之。往觀者。其形蓋如卵云。」道咸間。京朝士夫。太半好名。猶善俗也。或有科目進身。以不治古文爲耻。乃据無帖括浮詞。難以案牘中語。翠合成篇。當時目爲京報古文。曾文正督兩江時。開闢延賓。舉才雲涌。清奇浪漫。莫名一格。有同鄉某太史。記問極博。倚馬高書。惟矜才使氣。自放於繩尺之外。文正戲以土匪名士稱之。同光以還。樸學彌謝。小慧之士。粗諳叶韻。輒高談風雅。自謂名流。間或占一絕句。填一小令。書畫一扇頭。快然自足。不知

井外有天。於是乎有斗方名士之目。出於輕薄者之品題。要亦如其分以相償也。土匪名士。斗方名士。皆可與京報古文作對。(十兆曰京、十升曰斗。皆計數之名。屬對尤工。)

梁灝宏有錢癖。百萬一黃榜。千萬一紫標。當時有錢愚之目。然以厚封殖。非以供貲鑿也。光緒季年。剛毅南下。調查江鄂等省財政。怙勢賄貨。賄路公行。剛尤酷嗜紙幣。盈千累萬。裝潢成冊。暇輒展翫。若吾人對於法書名畫者然。往往省局銀數皆同之幣。亦務累牘連篇。以多爲貴。蓋其貪鄙之性。與生俱來。有未可以常情衡論者。相傳。剛爲刑部尚書。初蒞任。接見諸司員。談次。稱舉陶爲舜王。纂寫前刑部尚書舉大人舉陶。(國讀若桃)又提牢廳每報獄囚瘦餓之稿件。輒提筆改瘦爲瘦。而司員且以不禮字受申斥。蓋入於彼必出於此。二者無一。不成其爲剛毅矣。

相思病三字。元人製曲。有用之者。以曲之爲體。不妨近俗也。按周易疏。損卦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正義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元曲中語。乃與經疏暗合。當然雅訓。何止非俗。

王夢樓有五雲。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年皆十三四。垂髫弓足。善歌舞。越數年。輕綠鮮三雲各適嫁。自選素寶二雲至鄂。以贈雲巖舉公。歸審則美男耳。爲選初服。署爲小史。絕譽慧解人意。

閩縣王可莊(仁堪)文勤之孫。丁丑狀元。造科名之極峯。兼勸舊之嫡裔。傳聞玉音褒美。指顧大用可期。會館課。賦題輔

人無苟。中有一聯云。危不持。廢不扶。焉用彼相。進以禮。退以義。我思古人。則固有之矣。以竟鹽工屬。得置一等末。王固知名士。下月課題。名士如畫餅賦。則爲王而發也。未竟。外放蘇州遠缺知府。終讓江府知府。論者以未竟其用惜之。

織業盛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祀張平子。廟在祥符寺巷。杭州祀褚登善。廟在張御史巷。相傳登善子某（按新唐書、登善二子、袁甫、袁沖）遷居錢塘。始教民織紗。後遂奉爲機神。並其父祀之。今猶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即居廟側。阮文達譏褚公廟碑記。詳載此事。當必有本。惟蘇州祀張平子。不知其由。

史稱平子善機巧。嘗作渾天儀。候風地動儀等。崔琰爲譏碑文。稱其制作侔造化。又云。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意者。機杼之制。當時或有所發明。而載籍弗詳。未可知耳。按唐詩以七月七日祭機杼。奉織女爲機神。則尤名詎尤叶。所謂禮亦宜之也。

長洲沈文慤（德齋）少時。家貧。無僮僕。每晨必攜一筐。自向市中購物。售者索值若干。悉照付。無稍爭執。久之。市人知其寬厚。亦無復敢欺者。吳縣某鉅公。未達時。每晨沽米於市。輒脫破帽。如孟仰而戴之。持持以歸。衣敝而貌整。襯襯如病鶴也。未幾。廷對首選。官至大學士。晉翰林學士。其貴盛視文慤有加。乃至世易物殊。猶安富尊榮如故。聞門父老。多有能言其軼然曰。彼貌吾官已甚。觀察者。捕役之別名也。衆皆不解。則檢本辭傳板。使臣何觀察云云爲證。衆亦不能非之。蓋元明之際。極有此譖也。按世俗稱謂。一經研究。舛數良多。如中

丞爲唐女官之名。（唐文宗朝。內人鄭中丞。善彈小忽笛。巡撫稱中丞。與古官制不合。全諭山曾辨其誤。）宗伯非禮部尚書。（見漢書平帝紀註。）司空非工部尚書。（見漢書陳咸傳註。）沿用皆爲未合。至大帥尤賊渠之稱。（吳志周飭傳。錢唐大帥彭式等。蠻聚爲寇。又云。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矯作亂。攻沒屬城。綺事別見魏志劉放傳註。）而可屬之羣盜長吏乎。又小姐二字。古者以稱宮人侍姬。（玉堂逢辰錄。有宮人韓小姐。程史。洪恭順有妾曰小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下至於樂妓。（東堅志。有散樂林小姐。）今時爲宦女之美稱。失之甚矣。

咸豐朝。變起金田。東南鼎沸。練兵籌餉。日不暇給。羣臣節紳。握手求賢。燭辨先生。咸出而相助爲理。向所謂養望林泉者。亦復手版脚轉。隨班聽鼓。大約爲鄉閭計者十之二三。爲身家計者十之七八。或作字雙曲嘲之曰。花韻紅頂氣虛飄。闌老打恭作揖認同僚。司道。釐金軍務。一包糟。胡鬧。果然有事怎開交。完了。

劉蕙石屬校刊敘記。見一字絕新。左從骨。右從上皮下川。在第二十九詩。敍孫交濟曲文中叶韻處。此字各字書所無。蓋齊博洽。（列敍記。明寧獻王樞譜。王別號雲齋。）必有所本。

宋有神弩弓。亦曰克敵弓。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元滅宋。得其式。曾用以取勝。至明乃失傳。永樂大典。載其圖說。又紀文達筆記。載前明萬曆時。浙江錢某。有巧思。好與西洋人爭勝。嘗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管。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衝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此與後世毛瑟略同。）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據此。則

製造槍礮之法。吾中國舊亦有之。特道德之蓄念。仁厚之善俗。

深入人心。由來已久。或尼以好生惡殺因果報施之說。遂不復精覃擴充之。尤不肯傳之子孫。其人往。其半生精力所寄。乃與之俱往。爲可惜耳。戴某曾官欽天監。以忤南懷仁坐徒。

齊浦王述庵侍郎(祖)少時。家恭貧。體貌不適中人。瘦削而慘長。玉樓峻聳。鄉人無親疏。以寒乞相目之。遭白眼者數矣。未幾。撟南宮。入詞林。謁假錦旋。則曰。王公鶴形。故應貴也。二十年前舊板橋。薄俗炎涼。又奚資焉。其後游歷清華。

益復敷抑。某年省親河里。肩輿過外館肆。適值某典史到任。興衝儼然。鉅鏗鏗而蓋飛揚也。亟命停輿讓道。而驅從或囁之出。重譙呵之。公於是跔躡路隔。而珊瑚孔翠。與青金練雀相招映也。典史駭絕。亟降輿。蒲伏泥涂。俟公登輿去遠。而後敢起。吾謂典史或過矣。典史雖末秩。地方命官也。述庵誠鉅公。在籍薦紳也。停輿讓道。卽謂禮亦宜之。可也。爲典史者。當坦然乘輿行。抵署。而懲責此冒昧之從者。以謝王公。庶不失卑亢之宜焉。述庵通人。爲里閭計。得如是風力之典史。方契責之不暇。而顧有意督過之乎。吾知述庵必不然矣。

有致書何秋菴者。誤書策爲號。書中用研究字。又誤究爲宄。秋菴友人某君。戲譏聯語云。篆籀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究究各蓋。九九還將八八除。又某君爲之改定云。篆籀同車。人蓋知非矣。究宄各蓋。君其忘八乎。改聯尤雋妙。然而虐矣。癸卯日俄之戰。戰地屬中國領土。而中國乃以中立國自居。誠千古五洲。未有之奇局也。明年。有俄國兵艦三艘。一名阿斯哥。一名奧斯科。一名滿洲。爲日本春日艦所迫。駛入吳淞。

口。當道嚴守中立。盡收其器械軍火。及艦中行駛緊要機器。

存製造局。而任保護其艦隊。是時南洋大臣爲周玉山。(護)蘇松太道。爲蔡和甫。(黎)洋務律法官。爲紀威伯。(貞意)一日。洋務局得俄領事公牒。略謂該艦兵士等。離家日久。歸國尚未有期。

比以陰陽失調。多生疾病。非醫藥所能奏功。敵國向章。凡海軍士卒。每月准其上岸游戲運動數次。所以便衛生。示體恤也。夙仰貴國。尚武恤兵。凡可以加惠赤籍者。無微不至。王道不

外人情。區區法外之意。用敢爲兵請命。查萬國國際公法。彼國一切人等。居留此國。營業之暇。出入街衢。例所弗禁。從前貴國廣東省濱海地方。聞有一種土妓。名曰蠻戶。頗能熟習外情。外國商民。子身旅寄者。常有與之往還。現在上海地方。有無前項蠻妓。能否設法暫時招集。以應急需。貴國昔在姬周時代。娶妻相齊。設女閨七百。以招徠遠人。今推而仿之。至於交通中外。僅範圍加關耳。於政體無傷也。敵領事爲優待軍人。慎重衛生起見。事雖瑣屑。情實迫切。爲此商請貴洋務局。查照辦理。實爲公便。立候惠覆施行。贊文到局。自法律官已下。咸駭笑。聽思之。亦屬實情。不得已商同滬道。具稟兩洋大臣。並錄原牘黏附。未

幾。奉准兩洋批飭。遵於東清碼頭迤南。覓隙地一區。圈拓廣場。爲該兵士練習之所。並搭蓋蘆棚。俾資憩息。惟不許越界他往。以免日人噴有煩言。建設甫畢。一時蠻妓寓滬者。聞風脣集。不待洋務局之羅致也。彼于思葉甲者流。不得爲跋浪之鱉。差幸爲得水之魚。凡爲留髡而來者。莫不裸頭而去。絕無嗔鬚叱燕持牋拗連之舉。殆勢結情見使然耶。是誠海邦師律之異聞。而亦震旦外交之趣史矣。

(未完)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近市歸國。據云。曩在彼都。會見秦

火已前古本孟子。與今世所傳七篇之本。多有不同。因舉其首
章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
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

中國以跪拜爲禮。禮無重於跪者。跪亦有可傳者。松陵吳漢
槎兆葬。以事成寧古塔。其友錫山顧梁汾貞觀。極力營救。嘗
賦金樓曲二闋寄之。詞意惋至。納蘭容若成德者。相國明珠公
子。亦善漢槎。見顧詞。殊感動。顧因力求容若。爲言於相國。
而漢槎遂於五年內得賜環。旣入關。遇容若所。見齋達大書顧
梁汾爲吳漢槎屈膝處。不禁大慟。此跪之故聞風義者也。句吳
錢梅溪冰。麻漢楊輝二字銅印。欲汪初庵啓淑欲得之。錢不許。

汪遂長跪不起。錢不得已。笑而贈之。此跪之儀有風趣者也。

鄉先生林貞伯。(癸元)官貴州臬使時。有卽用知縣某。到省
未久。詣撫軍衙參。誤入兩司官廳。值藩司先在。質然一揖。
時丁國制。彼此著青袍鞋屨異。而於其頂珊瑚。則未遑措意
也。旋促坐。問姓名。藩司以實對。某亦不甚了了。唯曰。兄
乃與藩臺同姓乎。又問貴班。藩司艴然曰。余布政司也。某驕
絕。亟超出。適貞伯至。甫及門。某力阻之。曰。老兄切不可
入。藩臺在內。弟頭冒昧獲重咎。決非欺兄。貞伯曰。吾正欲
見藩臺。吾入。無妨也。某仍力挽之。再申前說。意若甚誠懇
者。伯貞不得已。實告之。某益惶駭。釋手。大奔。貞伯亟呼
之。欲稍加慰藉。不復聞。此事余聞之貞伯之公子。當時能舉

其姓名。非杜撰也。寒士甫膺一命。來自田間。末節少疏。抑又奚責。其人天良未斬。本色猶存。得賢長官因材造就之。深之以閱歷。而後就之以事。以視工穀妍笑。輕身便體者。宜若可待焉。勿以其僥倖而遽棄之如遺也。

乾隆丙戌。甘肅高臺縣民。胡煥楊洪得等。於武威縣山中。掘得金山一座。經山西民任天喜。引驗繳官。此即金牛也。當時風氣未開。幾詫爲祥異矣。宋彭百川太平治政統類云。北漢鴻臚卿劉融。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鐵烹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卽其治。建寶興軍。此卽銀牛也。至銀二字絕新。吾中國廿政舊矣。曩誤植風華二筆。蓋謂曠若干上下草木鳥獸。上下是二字誤寫合橫。又誤分兩字。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至數十里。其聲有資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賓讓。懼以禍福。之後。世之精研電學者。必能推究其故矣。

中外交通之初。西國某文學士。游寓北京。於廠肆購新科狀元策。譯而讀之。佩仰甚至。謂中國狀元。誠曠世鴻才也。及次科又曉之。則大同小異焉。次科又曉之。亦大同小異焉。於是詫疑。謂三科狀元策。何如出一手也。同治癸亥殿試。南皮

張之洞策。蓋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蘇貢生吳大澂。應詔上書。言殿試對策。或有偏論。試官匿不以聞。請申聖教之罰。及見張策。讀卷官頗疑怪。久之。乃擬第十進呈。及臚唱。則拔置弟三人。蓋特達之知也。

葉鴻銘部郎。(湯生)居張文襄幕府久。嚮知其精通西國語言文字。及見所作尊王篇。及葉成忠傳。則於國文亦復擅長。其葉傳之作。以諷世爲宗信。尤卓然可傳。傳曰。自中國弛海禁。沿海編氓。因與外人通市。而舉起致貨財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脰。弄法竄盜。宗強比周。欺凌孤弱。類皆鄙瑣齷齷不足道。獨渥上富人葉氏。初赤手掉扁舟。而卒起致巨萬。又慷慨好義。清刻若已諾。猶是古之任俠。隱於商且隱於富者也。葉氏名成忠。字澄東。先世居浙之慈谿。後遷鎮海沈郎橋。遂家焉。父志禹。世爲社之邱氓。後因成忠。三代皆贈榮祿大夫。成忠六歲失怙。母洪氏。撫諸孤。刻苦廬以自給。成忠九歲始就學。未幾。以貧故。仍從母兄耕。年十一。受傭隣里。居三年。主婦遇之酷。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此辱。丈夫寧餓死溝壑耶。遂辭去。欲從鄉人往上海。臨行。無資斧。母指田中秋禾爲抵。始成行。時海禁大開。帆船輪船。駛集滬浦。成忠自黎明至暮。棹扁舟往來浦江。就番舶貿有無。外人見其誠篤。樂與交易。故常獲利獨厚。同治元年。始設肆虹口。迎母就養。肆規益微。然節飲食。忍奢欲。與傭娘共操作。又能擇人任事。越數年。肆業益擴充。乃推廣分肆。徧通商各埠。

又在堤北漢鎮。創設織絲火柴諸廠。以興工業。且養無數無業游民。既饑於貨。自奉一若寒素。絕無豪侈氣象。若構洋樓集珍玩之類。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誠。與鉅公大人言。闇闇如也。絕無詭訐意。又好引重後輩。善體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樂爲用。性好施予。無倦容。無德色。客外雖久。戚
鄉有緩急。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篤。捐金置祠田。建義莊。以資貧乏。附以義塾牛痘局。歲事。則曰。是吾母之志也。凡里中善舉必力任其成。購大地灘北。立蒙學堂。教貧窮子弟。撥十萬金充經費。又倡捐二萬金。建懷德堂。凡肆業中執事。身後或有孤苦無告者。必歲時存問。俾免飢寒。各省有水旱偏災。必出鉅資助振款。臺吏高其義。請於朝。屢邀寵錫。光緒己亥十月。在灘病篤。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號友端誠。助吾任事者。汝曹皆當厚待勿替。以繼吾志。卒年六十。先是

由國子監生。加捐候選同知。賞戴花翎。淳升候選道。加二品頂帶。余謂王者取貴取富之權。操之自上。日漸陵夷。則不如至一商賈之天下而已。悲乎。然世之賢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澤於蒼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猶其次耳。故司馬遷曰。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云云。趙風曰。據余所聞。葉氏起家販果蔬。其致富之由。無寧傳殆猶有未盡。若如葉氏所云。則亦唯是勤奮敦篤。積累而底於成。無甚異聞奇節也。

駱文忠撫湖南。左文襄居幕府。言聽計從。將吏憚而忌之。曾文忠嚴効總兵榮獎。發疑出自文襄主持。訴之京師。復擣之督部。事竟上聞。幾陷文襄於罪。賴南書房翰林郭嵩焘。大理

寺卿潘祖蔭。幹旋之力。蘆乃得免。其後曾文正力薦之。授太常卿。督兵浙江。初。文忠疏辨文襄無罪。奉有劣幕把持之諭。不逞者或署左門曰。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及閩浙紓平。文襄髮駁大用。聲譽日隆。昔之謗之者。羣起而趨承恐後矣。

左文襄體貌魁梧。豐於肌。肢氣頗重。某年遞職入都。兩宮召對。文襄陳奏西北軍務情形。及善後方略。縷析條分。爲時過久。值庚辰景炎。兼衣冠束縛。汗出如瀧。僅隔垂簾。殊蒸屢不可耐。語次。玉音謂左大臣。殊勞苦。宜稍憇息。未盡之意。可告軍機王大臣。隨命內監扶掖之。文襄不得已。退出。意極憤懣。謂身爲大臣。乃不見容傾吐胸臆。而不知其別有所爲也。

道光時。疆圻大更。猶知宏獎風流。有湖南廣文某。博學工詩。選湘沅耆舊集。文名藉甚。交遊綦廣。無名氏嘲之以詩曰。藩司昨日拜區區。頭接中丞片紙書。南省無如卑職者。東齋敢說憲綱乎。(蓋訓導也)一聯春海(程恩澤)傳家寶。兩字如山(冠九旗人)鎮宅符。惟有新來麟太守。揭開手本罵糊塗。光緒初元。以曾惠敏言。選派部員植雲龍經祐孫等。出洋游歷。丁丑歸國。雲龍祐孫。各署有日記。可資攷鏡。祐孫階主事。游歷俄國。甫抵俄境。謁謀總督。已出見矣。忽返身入。遣侍者語羅譯曰。此人戴白頂。官太小。我見之何爲。曩吾在中國。見金將軍順執木於第之侍者。亦皆戴白頂矣。羅譯爲辨明。此人之白頂。係由考試得來。與金將軍之侍者之白頂。迥乎不同。乃復出見。語次。猶屢以屈在下位。爲祐孫惜。蓋

當時交通未久。吾中華制度文爲。外人猶未深知也。

張文襄督鄂時。提倡學堂。不遺餘力。某年。某學堂行畢業禮。閱省官僚。各學堂教員學生畢集。某書院監督。舉人太史某。特製長篇訖詞。道敷盛美。令畢業學生劉某朗誦之。眾而肅然者數百人。雖喉嚨弗聞也。誦甫畢。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嗚呼哀哉。尚疊。聞者莫不驟笑。羣集於發聲之一隅。頃之。兩數笑收視。肅立如初。某監督則茫然變色者久之。唯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聞者。亦未嘗旁瞬也。

常熟翁叔平和國。少時。由監生應鄉試。某年。同潘文勤典試陝西。內簾正副考官。分住東西房。每日同在堂上閱卷。至第三日。叔平曰。吾明日在房閱卷。不到堂上矣。文勤問其故。叔平曰。君閱卷。見不佳者。則曰。此監生卷也。棄之。又見不佳者。則又曰。此監生卷也。棄之。吾亦監生也。豈監生而皆不佳者乎。相與一笑而散。明日。仍同在堂上閱卷。不時許。文勤見不佳者。又如昨者之言矣。老輩真率。不斤斤於世故。風趣可掬。

咸豐軍興。鮑忠壯超。本湖文忠部曲。其鄉人李申甫。曾文正門人也。薦之於文正。未幾。由文忠給者。率所部。詣文正大營。初進見。文正以兩營相屬。鮑少之。退而言於李曰。曩胡帥之遇我。也。推心置腹。視諸將佐有加。兵若干。餉若干。凡吾陳乞。不吾稍靳也。吾兵有功。則賞賚隨別。有疾。則醫藥立至。吾乏衣甲。帥解衣衣我。吾騎鞍馬。帥易騎騎我。以是感激。遂許吾帥以馳驅。而所向亦往往克捷。今吾觀曾帥。未若胡帥之待人以誠也。且兩營何能爲役。君愛我。速爲我辦。

咨文。願仍歸胡帥。李溫語慰勉之。爲言於文正。文正曰。鮑某未有橫草之勞。何遽嫌兵少。姑先帶兩營。儻稍著成效。到十倍之甚何者。李再三言之。乃得加一營。我欲論。且語之曰。

吾師待人。未遠不如胡公。公獨初至。未嘗不喜。始少安。繼其後。鮑璽不言去。意殊未慊也。……次日。文正召鮑飲。文正蒼壯臉。(俗呼豬牌曰壯)。讓客則設肚臉。在以家常雞黍而已。席間。鮑首座。屢以兵少爲言。文正輒曰。今日但鬯飲。勿言兵。且食肚臉。於是舉杯相屬。殷勤勸進。鮑竟不得復言。退而又謂李曰。鑿胡帥謙我。皆盛饌。列珍羞。寧爲口腹之欲。禱意重也。吾非孟嘗食客。彈鋏歌無魚者。而顧以肚臉屢勸進。殆所謂大烹養賢者非歟。幸賜晤對。又不令布胸臆。僕武夫。性抗爽。安能鬱鬱久居此。君愛我。速爲我辦咨文。願仍歸胡帥。李又慰勉之。至於舌敝唇焦。而去住之間。鮑猶徘徊歧路也。

俄警報至。賊攻撲某城急。文正檄鮑赴援。竟獲全勝以歸。文正亟獎藉之。立加數營。禮貌優異。自是始絕口不言去。而文正亦倚之如左右手矣。其後。文正克復金陵。論功行賞。鮑忠壯與彭剛直。未得膺五等之榮。(鮑封子爵在後)後人滋遺議焉。謂夫當日者。苟無剛直水師。及忠壯游擊之師。則金陵之克復。見其夫爲文學侍從之臣。雖死何恨。側聞人言於父母兄弟無聞。其賢可知。語莊而意貶。斯爲合作。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道光壬寅。海氣不靖。奔山以靖逆將軍駐廣東。奔經以揚威將軍駐浙江。擁兵自衛。久而無功。二奔兄弟也。時浙撫劉韻珂。竭蹶籌防。舉殲心力。與論翕然。浙人某製聯云。逆不靖。威不揚。兩

將軍難兄難弟。波未寧。海未定。（寧波、定海。）一中丞憂國憂民。

友人某君告余。某年。謁某太府。同見者六人。有知縣饒某與焉。昔爲太府幕僚。今選安徽池州府屬某縣者也。坐間。各問對數語。次及饒。問何日赴任。則鞠躬對曰。（對語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卑職情願伺候大帥。不願到任。專候大帥分示。求大帥栽培。不作赴任之想。故尚未有期也。（既不願到任。何必請假到京投供。其爲矛盾。不自覺也。）頃之。六人者。皆辭畢。已畢茶送客矣。饒忽作而言曰。卑職尚有要話回大帥。則又皆坐。饒乃繼續言曰。卑職此次投供在京。見日本小田公使。渠佩仰大帥甚至。大府輒曰。渠佩仰我者何也。饒於是歷舉與學練兵理財各大政。洋洋灑灑。舌本翻翻。其辭不能殞述。

大府爲之歎聲笑樂。歎慨而散。某君出而詫驕者久之。謂夫某大府。信非不學無據者。而顧可罔非其道若是。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耶。好脾惡直。賢者不免。而況其下焉者耶。唐人飲酒。貴新不貴陳。白居易詩。綠蟻新醅酒。備光義詩。新豐主人新酒熟。張籍詩。下藥遠求新熟酒。皆以新酒爲言。

杜甫詩。尊酒家貧只舊醅。且於酒非新醅。深致歉仄。李白詩。吳姬壓酒勸客嘗。白以飲中仙稱。而嘗吳姬新壓之酒。尤爲酒不貴陳之確證。白又有句云。白酒新熟山中歸。

康熙朝。舉行鴻博特科。一時俊彩星馳。得人稱盛。乃鄭塞郵集云。時新任臺省者。俱補牘績薦。內多勢要子弟。聞有鴻儒一名。價値二十四兩。遂作告求舉博學鴻儒二詩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因何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雖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按鄭寒邨。名梁。字禹湄。慈谿人。黃梨洲弟子。所著見黃集。爲受業梨洲已後作。有曉行詩最佳。稱爲鄭曉行。此二詩難諷切時事。難免打油釘鉗之謂。

校勘之學。近儒列爲博門。非博極羣書。而性復沈滯能伏案者不辦。故遐稽嚴鑄。以武人而多藏書者有之。以武人而能校書者未之聞焉。余舊藏百川書志二十卷。明古承高儒子醇譏。其自序作於嘉靖庚子。有云。叨承祖蔭。致身武弁。此武人多藏書者也。其武人能校書者。唯康熙朝武進士楊愷。儀徵人。以文學受特達之知。召入南書房。同蔣文恪何妃贊諸名輩。校讎書史。時論榮之。慢後提督荆湖。許登瀛作聯贈之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

某學使喜割裂試題。某場試兩局。以牛未（見牛未見羊也。句中之二字。）馬皆（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之馬皆二字。）爲題。一卷牛未題。破云。物有生於丑者。可以觀其所沖矣。一卷馬皆題。破云。午與戌合。純乎火局矣。並用子平家言。（丑屬牛、丑未相冲。午屬馬、皮屬狗、寅午戌三合、爲火局、上句帶補上文犬字。）新穎殊絕。某場以籲生薦爲題。一卷破云。以籲考生。生異不測矣。（補上文及其不測。）此場蓋試生員者。破題語涉機鋒。亦出題者有以自取矣。又咸豐朝某學使以試題割裂被職。其最觸忌諱者。嘗試某屬。以實聖之君六爲題。其他題雖割裂。罪猶不至被職也。

南陽姪部。劉鑑樣擇闈筆。首列異書三種。曰素女經。曰玉房祕訣。附玉房指要。曰洞玄子。皆絕贊奇麗之文。求之古人。非庾鮑以次克辨。而至理所寓。尤玄之又玄。通乎天人性命之故。合大易微言。黃庭內景。而一以貫之。其殆庶幾乎。

劉成。以贈某尚書。尚書語人曰。南陽之才信美。獨惜其不莊耳。南陽之友聞之曰。不莊者見之謂之不莊。曩余得見是書於十難齋。求之南陽。至於再三。弗可得也。

董問各說部。見百文數類漢賦事三則。其二云。總制江南時。閱兵江西。胡果泉中丞初與之寘。百廢厲威震。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懼。次日再宴演劇。有優伶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冠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長矣。無怪老夫之愛歸也。荷官因跪進至翁。作揖其體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聲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少所推動。其二云。有女拾來江寧。在莫愁湖亭演劇。聞者若狂。皆走相告。公飭縣令驅之出境。並占一絕示僚屬云。宛轉歌喉一串珠。好風吹出莫愁湖。誰教打槳匆匆去。素鶴焚琴笑老夫。其三云。乾隆五十八年。公陳臬浙江。李曉園河帥。知杭州府。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離詰。李大悵。至一月不更見。告病文書已具矣。時届伏暑。公遺以扇。並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見詩釋然。遂相得如初。閒嘗繙而論之。其第二事。若與第一事相反。其實無足異也。一則春明夢華。偶然之根觸。一則憲司風紀。當然之維持。而且禁令之具。即寓風雅之貽。其於道德齊禮。庶乎近焉。其第三事。尤爲溫厚和平。非輓近鉅公所及。書謂薄俗二字相連。厚雅二字亦相連。不雅不能厚也。文敏之爲人。要不失爲賢者。風趣亦復爾爾。

滇黔蜀粵各土官。娶妻以五色環珞盛印爲聘。過門時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卽掌於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例價千錢外。折錢百五十。名印色錢。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光緒朝。兩淮都轉某公。其先官滇貴德道。某年。道署不戒於火。時夜陰半。而覺察又甚遲。拖臂一呼。熊羆者燭霧漠矣。羆驚起睡夢中。太半索煙屢弗及。其文孫甫周歲。由乳媯倒抱而出。其匆遽可想而知。當是時。火正熾於上房。親丁畢集於大堂。查點未竟。俄幕府某君疾趨至。

問印救出否。衆無以應。都轉惶急不知所云。蓋印若被燬。則處分彌重也。先是都轉長公子。娶於延陵。有謫婢。豔而慧。婢袖低垂。輒顧影自負。謂必不久居人下也。是日以印故。自都轉已下。眾相覩無策。則亭亭自衆中出。近都轉立。從容出

印懷袖中。莊肅而奉上之。黃袱宛然。應澤溫磨。微聞鼻觀。

都轉喜極。若無可爲之獎藉者。第高舉其印。以示衆人。其爲

欣慰。殆並未燬之火。而亦忘之。凡所損失。一切金玉錦繡。耳

目既好。徵塵視之弗若矣。錢塘某尚書。都轉兒女姻也。方枋

樞要。道署之火。印與大堂皆未燬。經臣復爲之地。僅予薄謹。

未幾。遷都轉兩淮。而昔者護印之功人。始猶肅抱衾裯。繼且

榮膺加服。蓋都轉久虛嬪室。至是竟敵體中閨。其後數舉丈夫

子。皆成立。女亦作嫁名門。每年都轉覽揆之景。祝百齡。稱

雙壽。以及元辰令節。舞綵稱觴。延陵少夫人。當然領子婦班

行。不能獨異。亦無可如何也。揚人士作護印緣院本張其事。

謂夫以護印得夫人。非尋常讓印夫人比。夫人性慷慨。樂施予。

御下以寬。而內政殊井井。持滿戒盈。絕無驕奢侈靡之習。飛

上枝頭變鳳凰。要亦其德有以致之。其讓印一節。參同契所謂

神明告人。心靈自悟。偶然而非偶然也。

清之季年。財政紊亂。如某省官報局。某省官書局。皆冗散之尤。而虛糜絕鉅。弊費甚多。往往盤踞數年。因而致富者有之。某太守起家翰林。爲某省官書局總辦。而總纂則某紳也。一日。某書刻成。呈樣本於總辦。甫啓帑。見第一卷弟字。不作第。遂加寸許

紅勒。並於書眉批白字二字。總纂大懼。白之中丞。中丞不得已。改委某守某府釐金局總辦。約計每歲所入。視官書局相差五千金。總纂笑語局員曰。裕云一字值千金。今吾一白字。乃竟值五千金耶。

托活洛忠敏。官新昌道時。有直隸順德府知府重陽谷。與端午橋作對。天然巧合。又端扁二字。昔人以狀隸書者。或以對

忠敏之名。亦工。

靈巖舉公撫陝。孫潤如居幕府。潤如素狂。靈巖實能容之。

然亦有時匡正靈巖。非唯阿取容而已。有長安生員某。揭咸陽

生員某。僞造妖書。結黨謀逆。已捕置獄中矣。並搜獲妖書及

名冊。刑幕縱臾窮治之。將與大獄。潤如聞有妖書。約洪稚存

同往。就請假觀。則皆剝製佛門福利之說。爲誘脣筭斂計。並

無悖逆字樣。名冊乃編造門牌底稿也。時方隆寒。爐火甚熾。

二公出其不意。遽難燒之。刑幕以白中丞。中丞坦然。事竟冰釋。

嘉慶朝。四川簡州牧宋鶴若。佚其名。有積案猾賊。不畏嚴

刑。以不能得其實事。乃於公案。取錦箋十幅。詩韻一部。前

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訊賊事。賊無言。先作絕句二首。再訊

之。賊無言。繼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之。賊無言。乃作短古一

首。賊竟無言。更作長七古一首。朗誦不已。遂不復訊賊。時漏已三轉。役倦如醉。竟寢如木。而賊不覺泣下。自言賊不畏

嚴而畏清也。乃具言所事。大興舒立人(位)作折獄篇。而爲之序。如此。余意此案得其情實信有之。此賊殆意氣豪邁者。靜夜聞嘯

嘵聲。其爲不可言。有甚於折楊刃鋸。故不惜傾吐底裏。藉免目
之瞑。生之所好不畏嚴而畏清者。且公案吟詩亦何與於清也。

錢塘陳退庵（文述）題道堂詩。題李香小影序云。丙寅冬日。
梅香小像。（錢保）湖河雲梯關。於安東行館壁間。得明李香小
影。寫在素質扇面上。長身玉立。若瀟紅衣。碧簪。白練裙。關中梅
樹二。映以奇瓊。凭梅佇立。眉宇間有英氣。恨色。後署辛卯四
月。爲者奉寫照。款曰洛生。印曰馬振。按余灤心板橋雜記云。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
麗堅。潭心題詩。有懷中劍姍袖中藏之句。此云身軀短小。彼
云長身玉立。距初時矮小。後乃苗條耶。辛卯香君年約十九二十。
(上海黃協煥題經書舍客墨云。嘗見李香君小像一帧。題曰南朝
脂粉。并題詩二律云。長板橋邊弟幾樓。深聲淮水盡西流。將軍白
馬沈瓜步。義士黃冠哭石頭。當日寡人能好色。祇今天子慎無
慾。中原三百年陵寢。只下房王一酒籌。綠雲仙隊化爲塵。一曲清
歌一美人。燕子涼成亡國恨。桃花唱盡過江春。中興戰鼓留名士。
南部煙花葬主臣。終古繁華舊明月。照誰哀怨向誰論。此香君小
像、又別是一本。)

柳如是勸歸牧齋兩節。牧齋不聽。牧齋卒。如是殉焉。方芷
生歸楊龍友。勸龍友殉節。陳退庵秦淮雜記有云。勸郎死國全
忠義。更有當年方芷生。（板橋雜記。戴龍友侍姬殉難者。名玉
琴。而芷生事失載。）高嫩。字蘿芳。歸桐城孫克咸。江上之艷。
克咸移家雲間。開道入蜀。授監中丞楊文驥軍事。兵敗被執。并
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
見嫩執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何舊曲之多

烈媛也。意者。明之季年。士大夫敦尚氣節。一時眉嫵西家。燕支
南部。舞綠歌闌。多聞忠義慷慨之談。有以潛移默化於不覺耶。

秦淮校書王翹雲。嘗以舌血染絹素。贈汪紫珊。松臺道人。
仿桃花扇故事。加點綴焉。郭頻伽。陳竹士。並有詞紀之。陳
退庵後案淮雜記云。畫筆空勞點染工。尚留餘恨在春風。桃花
潭水深千尺。不及羅巾一捻紅。

睢陽殺妾。後人或議其忍。不圖後世。乃有仿而行之者。甘
文焜。遼東人。康熙十二年。爲雲貴總督。吳三桂反。致書貴
州提督李本深。慷慨數千言。約共撫禦。而本深以安順應賊。
甘知貴陽不可守。（時總督駐貴陽。）遂馳下鎮遠。殺其妾以饗
士。冀招楚兵扼險。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甘知事不可爲。
乃自縊於吉祥寺。事聞。贈兵部尚書。諡忠果。

五代時。梁將王彥章。以鐵槍稱。雖屢建奇功。躋身將帥。
而不令其終。嘉慶初。淮寧有張鐵槍。名永祥。丁巳二月。白
蓮教賊竄齊王氏。自楚掠豫。勢將南趨襄城葉。賊五千人。張
以鄉兵三百。破之於盧氏。賊遂潰竄秦蜀間。而中州無賊矣。
當事者給張把總銜。棄之而去。又十年。儀徵文達阮公撫河南。
乃繼致廳下。洎文達再撫浙。命從行。教習溫寧營槍法。文達
內召。張送別至儀徵。乃應儀徵知縣屠孟昭之聘。捕緝蔣光斗
等若干人。眞諸法。皆十餘載漏網之戎首也。其他渠島積猾。
會治略畫。張諸技皆長。而槍法尤絕。其人則恂謹若畜生。忠
信出於天性。大與俗立人。賦詩贈之。當是時。董猶在儀徵縣
署也。夫王鐵槍見用而非其時。張鐵槍懷才而不見用。其爲不
盡其才。一也。夫張鐵槍挾不可一世之概。落拓風塵。至樂爲

儀徵縣令之用。若猶有知己之感然。距不重可悲夫。

光緒戊子。滿洲文鏡堂。(光)以瀋商道。兼權陝西巡撫。越十年戊戌。在川臬任。值蔣軍出缺。總督藩司。均新簡。未到任。文又得讓督篆。向來臬司首道。護理督撫。亦事之常。無足異者。惟至於再則僅見。亦遇合之奇也。

某督部初蒞任。凡候補道稟見。延入廳事。必令先寫履歷。呈閱然後出見。某道曾擅謹綱。所寫履歷。於鹽字箇中之四點。布質不勻。幾不成字。無名氏作詩嘲之云。鹽差(差委之差)原不是鹽差。鹹莽塗成草草鴉。一個臣兮猶簡便。何如點爾怪紛拏。(怪字、北語多用之)毫揮苦恨蠅田窄。汗出應沾半面麻。屬吏風流畜太守。駕轂簿上也交加。(喬太守亂點駕轂簿。見今古奇觀。此書有明本。亦已古矣。)

光緒乙未丙申間。張文襄福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觀察數公。相約踏青。訪隨園故址。謁鴻齋先生墓。七姬墓亦在焉。隨園大門外。有石碣。刻王夢樓先生識序。姚姬傳先生題名。或據妙憑弔久之。歸途集顧石公寓園。縱談遊事。石公亦秣陵舊宿也。某觀察者夙有通才之目。席間謂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去聲)二字樣。此傳公曾讀過否。石公瞠目不能答。越日而此事乃盛傳白下。

雖余少時。往往於行用制錢中。得古小平錢佳品。如平當五銖。永安五銖。(幕穿上土字、四出)二面軋封泉寶。二面天啓(元徐壽輝錢。與明錢不同)之類。估舉之餘。以爲至樂。自銅元盛行。孔方最影。此樂不復可得。比閱某官書。(致幣制者)有云。廣東雷州府。向來行用古錢。就令其說信然。今亦未必然矣。

養寓京師。於廠肆得舊鈔三冊。皆致論金石書畫之作。太半未經刻行。內有潘文勤與諸姪論書數葉。老輩風趣。流露於楮墨之表。茲錄一則如左。天涼後。吾欲令姪輩看吾寫大字。凡此七人。吾嘗各爲寫一扁。一對一屏。須用礎(原不作蠅)篆。白礎黃礎均可。勿用生紙。紙由尊處。(此書。蓋寄其弟者)備。墨由尊處研。若伺候則兄帮人來。蓋尊處人。向不惜伺候寫字。兄寫字易怒。如儒林外史末卷。季君一怒。則不能寫。雖在懋勤殿寫字。亦未嘗改乎此度。而太盛等亦服者。查伺候三十年。深知之也。若不知者。越巴結。越怒。越怒。則一字亦不能寫。吳人自以爲機靈。其實大愚也。但能放膽作契耳。此外何能哉。姪輩小字可以言說。大字必須目覩。乃能得其指也。雖不必好。亦勝於盲人瞎寫焉。若不須。則亦不必。兄非以此求售。姪輩即能書。亦無用。人之動名不在書。且亦馳封不到我。

板橋雜記云。劉元挑達輕盈。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避面向裏帷。不與交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舉蘭朱香孫(克敬)賦庵二識云。某官素惡名士。嘗曰。名士名士。能辟穀乎。天公在。勝似人家沈都堂。同一鄙夷名士之言。受之美人可忍。余聞之。戲爲詩曰。名士原無辟穀方。貴人休替達人忙。冰山我有純廟晚年。每多忌諱。當修乾清宮上梁之日。預教奏事處。是日凡直省章奏。不必進呈。蓋恐有觸忌語也。時和珅管奏事處。獨進直隸總督一摺。摺中皆吉祥事。督臣梁肯堂也。卽日和與梁皆蒙嘉獎。和之揣摩迎合。大率類此。

庚寅正月某日。中班入直。過麻肆東火神廟。惠惠入內測覈。見地攤有篆隸書一冊。用極竹紙。閒黏高麗墨。家裡不識四分。隸稱是。所寫或古文一段。或唐詩杜詩一二首。必南假相同。後假末署臣江由教書。前段蓋宸翰也。議定價五金。約翌日往取。因未備錢。又不能返寓。迫下直則需夕矣。明日以午前往。甫抵廟門。值常熟相國自內出。手攜此冊。詢其價。則十金矣。常熟行走毓慶宮。購此冊以進呈。甚為得體也。

繆嘉穎。字素筠。雲南人。善篆隸書。尤工畫。歸於陳。張端。光緒十五年。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儲秀宮。供奉繪事。庚子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問論今古。內監皆稱爲繆先生。有兄嘉玉。由舉人敎習某官學。期滿可得知縣。嘉穎爲言不勝外任。冀特予京秩。詎敢以教職用。未幾。入貳爲內閣中書舍人。事在壬辰癸巳間。嘉穎隨駕至秦。有姪留滻北都。姪婦年二十餘。嘉穎攜以自隨。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嘉穎參承禁闈。入陪消謫。出侍宸遊。垂二十餘年。國變後不聞消息矣。有供奉畫稿。武進屠寄爲之敍。

大凡中人以上之姿。大都具有慧根焉。能善葆其清氣。涵養其性靈。可以通於神明。彰往察來。而知變化之道。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家子。值文恭當國。深自相處。就所居鳳池園。構一穀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終日焚香讀書。澆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一童子應門。客至受東門限。無貴賤一不報。中間省視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續不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生平不爲術數之學。而自言夢輶驗。彷東坡夢齊。作正統三十六夢稿。弟曾肇舉京兆。從子祖蔭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壬子春。起工治義井。鑿新謀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

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大異之。殆儒家所謂習虛靜而成通照耶。抑吾儒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耶。見鴻桂芬譏墓誌。又石埭楊仁山。(文會)生平耽悅內典。寓江寧碑亭巷有年。專以刻經爲事。辛亥八月十八日。置酒集親朋豐飲。談次。屢示話別之意。皆以爲暮年人常態也。翌日。竟無疾而逝。其屬櫬之時。卽革命起事之時。亦云異矣。

閻文介性喜樸質。管戶部日。吾邑謝春谷。(啟華)官主事。雲南司主稿。兼北檔房。一日。文介謂謝曰。取名何必用華字。謝固別有奧援者。從容對曰。中堂以華字爲嫌。然則取名當用夷字耶。中堂異日。若奉命轉文華殿。抑亦拜命焉否耶。文介默然。未嘗以爲悟也。某司員工於揣摩。故用舊憲書。夾名片。置袖中。於掌見時。誤墮於地。文介問焉。此何爲。則對曰。買一護書。需京錢數千。爲節費計。以此代之。文介獎藉有加。自後屢予烏布。(京曹謂差使爲烏布)。相傳其撫晉時。鳳吏中。有以衣冠華整。及帶時辰表。名列彈章者。官無大小。皆著布袍鞋。有知縣某。獨綢袍綵鞋。文介大不謂然。亟以崇儉去奢諭之。詞色俱厲。某鞠躬對曰。卑職非敢不儉也。近來布袍鞋。未易購求。有之。價亦絕鉅。以購者衆也。卑職貧寒。弗克辦。綢綵者。駕舊有。故用之。采文介亦無以難也。嗟乎。其在于今。華服帶表之風。亦已古矣。采慧由靜生。一切不學而能。釋敬安。字寄禪。楚人。鹿家子。幼誓出家。然指求法。精進甚苦。初識字無多。未幾。忽通曉經論。尤工吟詠。以白梅詩得名。詩十首。錄其六云。一覺繁華夢。惟留澹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冷入孤禪境。清持。澄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能使諸塵淨。都緣一白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後凋姿。寒雪一以籌。浮塵了不生。偶從溪上

過。忽見竹邊明。一花冷方能深。香多不損清。誰堪宣淨。應感道人情。了與人境絕。寒山也自榮。孤煙澹將夕。微月照還明。空際若無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絕毫無尋處。高寒是我家。苦吟終見骨。冷抱尚嫌花。白菜宜薰習。清芬底用誇。卻憐林處士。紙解詠橫斜。人間春似海。寂寥愛山家。孤嶼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來無色相。何處著橫斜。不識東風意。尋春路轉差。詩境清空沖穆。非不食人間煙火。不辨。有八指頭陀詩集二冊刻行。其他作亦稱是。王湘綺爲之序。以賈唐姚合比之。非溢美也。惜乎行間字裏。間有某中丞。某尚書。某布政。某考功。爲明鏡之塵埃耳。

沈文肅夫人。林文忠之女也。咸豐丙辰。文肅守廣信。時髮逆楊輔奇。連陷貴溪等縣。郡城危在旦夕。文肅適赴河口勸捐。歸恐無及。夫人刺臂血作書。乞援於饒總兵廷遷。饒得書。星夜馳赴。甫抵郡而文肅亦歸。城賴以全。向來閨媛工詩詞者夥矣。能文者不數輒。夫人此書尤養義正詞嚴。不能有二之作。亟錄之。將軍津江戰績。曉噴人口。里曲婦孺。真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聞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使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藏倉卒得棄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爲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童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共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真育不能爲守。衝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答將軍也。先官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爲心痛。

今得死此。爲厲殺威。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與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請奉送。得拔隊確音。當執墨以稿前部。敢對使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聖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博者也。否則翼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云云。光緒甲申。江西撫臣潘霨。奏請以夫人附祀廣信府文肅專祠。報功也。(文肅開府江南。夫人以八月十五日。歿於任所。其生也。亦以是日。有某公晚聯云。爲名臣女。爲名臣妻。江左佐元戎。錦織夫人參偉業。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邊圓皓魄。竟成仙子證前身。)同治光緒間。寶文靖當國。有內閣中書。蘇州人吳翌。因與文靖同名。改名均金。適其婿某捷謹聞。得內閣中書。無名氏譏聯云。女婿頭銜新內翰。丈人屢斬老中堂。相傳以爲笑。道光朝。鳳尚柳誠題書法。時翰林院爲柳衙。南書房爲深柳讀書堂。清祕堂爲萬柳堂。當時士夫。稍稍知名節爲重。迨同治朝。則專取光圓。光緒朝。尤競尚姿媚。而風骨日見銷沈。仕途爲之波靡。勿謂藝事罔關風會也。

清太廟在午門內。廟內樹木陰森。歷二百數十年。不惟禁止翦伐。卽損其一枝一葉。亦有罪。樹上棲鴟。亦託庇焉。爲數以萬億計。日啖以肉若干。有成例。凡鴟晨出暮歸。必在開城之後。閉城之前。由禁門內經過。絕無飛越城垣之上者。余嘗目驗之信然。自辛亥已還。未知鴟類亦革命否耳。

桑有寄生。葡萄枇杷有寄生。皆入藥。吾廣右興安全州一帶。有紅蘭。寄生古松樹上。開時香聞數里。奇矣。此植物類之寄生也。蠻乃寄生。鳥體背上。春深有細蟲卽蠻。稍能游泳卽脫去。銀魚亦蜆蚌口上寄生。此動物類之寄生也。

眉廬叢話

(續前號)

蕙風

德宗某年謁東陵。帶二山羊回京。不知何所用也。以牧養之處。問御前太監。某監以社稷壇對。謂地方空曠。且多青草。時福相(鋟)爲內務府大臣。以羊付之。福唯唯遵旨。奉羊至壇。交九品壇官管某。德毅然曰。社稷壇何地。乃可牧羊乎。有上諭否。福以僅奉玉音對。德不受。福無以難之。遂置羊他所。羊旋斃。後有旨索羊。福輒贖二頭以進。此壇官殊可憐。惜其名記憶不全矣。(按、此二羊、當是御前獵獲品。)

光緒中葉。內監李蓮英。怙寵滋甚。儻然殿側有斗室。爲大臣直憲之所。一日。李在此室。於頽黎窗中。見福相將至。故含餘茶於口。俟福至。甫及簾。李驟揭簾。對福噴茶。若吐漱然。淋漓滿面。亟笑謝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無如何。徐徐拭乾而已。李之藐視大臣。所以示威福。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

公主尊貴。視親王有加。京朝官遇親王於途。停車讓道而已。惟遇公主杏黃轎。則車若擣東。必須勒回擣西。凡執御者知

之。無庸車中人爲之區別也。相傳公主下嫁。閨閣之內。禮節煩苛。絕無伉儷之樂。(額駕納妾。例所不禁。)惟九公主(宣宗之女)力矯此習。對於額駕。悉脫略繁文。夫唱婦隨。與尋常家庭無以異。宮眷或嘲笑之。不以爲意也。

清時雲貴兩省公車。例得馳驛。人各一重票。若二人共乘一車。則其一車票。可轉售與人。得質貼補旅費。計甚得也。道光間。有貴州王生鑑桂。陳生凌明。平素交情款洽。鄉闈同捷。遂同車北上。不第。仍同車南旋。次科復同車北上。則乙巳恩科也。甫頭場。陳忽於號舍自縊。於試卷上寫冤單。略謂己與王舉人鑑桂。交誼甚深。前科北上南旋。及本科北上。皆同車。事誠有之。詎有不逞之徒。惶遽驚喪不堪之言。橫加诬譖。至謂吾二人互相待遇。有同餘桃斷袖之爲。鑑桂慚憤至極。因而自縊。其鬼有靈。來索同死。吾二人情同膠漆。鑑桂死。某原不願獨生。云云。一時外簾各官。莫不傳聞此異。明日二場點名。至貴州。乃竟有王鑑桂其人。當事者大異之。亟舉陳事

以問。肇桂對曰。姑無論事之有無。舉人固生存。何嘗自縊也。何庸辯。榜發。肇桂竟中式。旋以殿試懷挾。褫革貢士。交刑部枷杖。此事誠奇絕古今。王陳方同應會試。安得有王之鬼。索陳之命。而陳固冥死。荒唐中之荒唐。誠百思不得其解。曩聞某說部。載有一事。某甲與某乙。積憾甚深。甲之智力強於乙。某日齋夕。相遇於某橋。甲四顧無人。亟擠乙墮水。惶遽而歸。越數日。下流數里。有尸浮出。男也。面目已不可辨。甲聞之。殊忘懼。而人固未有疑之者。未幾。甲忽發狂疾。時時自銛扒。甚至刀剝錐刺。幾無完膚。並語言其隱事。謂乙之鬼來索其命也。乙家鄉僻寒微。本無力訴訟。鄉愚之見。謂甲已罹冥罰。必不久於人世。益復姑置之。乃乙忽挾毒蛇數條歸。蓋墮水後。被救於舟人。第委頓不遑能語。載至二十里外某村。值農忙。遂留於彼傭工。田事畢。始告歸。青蚨則傭賃也。聞甲病狀。亟自往見之。講解明白。甲病亦尋癒。彼此釋夙怨焉。此與王陳事略相類。然較王陳事爲有因。而王陳事尤離奇。其殆較近新學家。所謂闡涉心理者非耶。又某醫案。謂凡病人昏瞀中見神鬼。無論如何奇特。(於絕未聞知之人之事。能言其人之隱微。事之源委之類。)皆不可信。仍是政府發見之疾。其消息至微。於此等事可參。

黟縣俞理初。《正變》博學多通。久困膠庠。夙輩聲譽。道光辛巳。江南鄉闈。監臨蘇撫某公。福諭十六同考官。某字號試卷。切須留意。(試卷紅號。外簾有名冊可稽。故監臨得而知之。)是

科正主考湯金釗。副主考熊遇泰。同考某。呈薦於副主考。並面稟中丞之言。熊公大怒曰。他人得賄。而我居其名。吾寧爲是。中丞其如我何。竟攢案不閱。同考不敢再瀆。默然而退。以爲卷既薦。吾無責焉矣。填榜日。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中丞問兩主考。某字號卷。曾中式否。湯公曰。吾未之見也。熊公莞爾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鹽商之子耶。中丞曰。鄙人誠愚陋。亦何至是。乃夥縣令正變。皖省績學之士。無出其右者也。熊公爽然。亟於中卷中。酌核一卷。易以愈卷。未嘗閱其文字也。凡人意氣太盛。往往誤事。熊公誠侃侃剛直。惜乎稍未審慎出之。倘使監臨以面問爲嫌。不幾屈抑異才耶。越十二年。癸巳會試。阮文達以雲貴總督。入爲總裁。異數也。理初卷。同考王菽原。葉薦於曹文正。文正素恩漢學。抑之。文達以未得見。深爲盜望。菽原爲刻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而爲之序。(序作於癸巳六月)夫科第雖微物。信有命焉。文達以未見理初卷爲惜。就令見之。安知不爲東坡之目迷五色者。唯是當理初時。有一文達而不克遇。爲可惜耳。若並無文達之可遇。不更無怨無尤哉。

在昔通人韻士。未嘗以貧爲諱。往往形諸楮墨。藉可致見其清德。而亦流傳爲佳話。明王雅宜借銀券。文曰。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併納還。不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爲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錢竹汀爲

賦七言長篇。有云。詩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飢。下策區區憑約契。朱竹垞析產券云。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第七畝。併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計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折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勤儉。亦可稍供餧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憊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折。此可與蘇文忠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並傳不朽矣。

仁和繆蓮仙。良所輯文章游戲。多至四十餘卷。雖無闕大雅。而海內風行。蓮仙工體詩。有春日郊行卽事云。阿誰行露手雙襪。窄窄弓鞋滑滑泥。願化此身作筇杖。替伊扶過板橋西。爲時傳誦。有繆板橋之稱。或曰當改繆筇杖。可與蘇編綱作稿對也。曩余賦臨江仙詞。(玉梅後詞)有句云。願爲油壁貯嬋娟。願爲金勒馬。寧避紫絲鞭。呼我爲馬。應之曰馬。可耳。先輩有言。文嘉之事。惟燈謎與圓菴。今人突過古人。機心勝也。先大父花矼公。有燈謎二鉅冊。大都渾雅有餘。尖巧不足。錄謎詩四首如左。永嘉徐照與徐璣。翁卷遠連趙紫芝。解奉唐人爲軌範。是何名譽在當時。(禮記一句。謂之四靈)南汁椀灰細酌量。搏沙不惜廣探渴。黃金變作琅玕色。白玉疑爲琥珀光。圓象潭成丸可擬。花紋隱映畫難方。縱然融化如膠漆。

也合黎所與共告。(物一、皮蠻)楮生滿腹貯糲穢。野艾從茲不擅長。既有微雲生氣饑。全無利喙肆鋒銛。解嘲權比梅花帳。謬焚居然龍腦香。昔日高郵如類此。露筋何至歎紅妝。(物一、紙蠻煙)又一字至七字詩云。好工是寶非銅。堪拂拭。說者名爲蠻煙。看來不復朦朧。助彼綠窗挑綉姥。資子棐几讀書翁。(物一、眼鏡)詩體平正穩成。雖餘事末技。亦具先正風格。謝廡篤。分臨秋水。近隔眉峯。邊隨長橈。繫上有小橋通。說李季。宋人。見廣川書跋。林材。明人。著福州府志七十六卷。見千頃堂書目。二人姓名。可稱絕對。(季增李一筆。材減林一筆)不能有二。

半臂非胡服也。葉石林云。卽褚子。古武士之服。後又引長其兩袖云云。

江陰礮臺官吳祖裕。以營謀得差。對於所部軍隊。嘗以利歎動之。未幾。臺兵講變。祖裕竟被戕。時四月十三日也。(新曆)先是祖裕之祖。名瑛。字仲銘。於咸豐庚申。督鄉兵舞髮逆殉難。亦四月十三日。(舊曆)無名氏製聯云。正款一萬二千。雜款一萬二千。好兄弟大家來。青天鵝肉。(江陰藝語)陰曆四月十三。陽曆四月十三。乃祖乃孫同日死。泰山鴻毛。

道光壬寅。朝議與英吉利媾和。蒲城王相國文恪。力爭不獲。遂仰藥死。以尸諫。遺疏力薦文忠。痛劾琦善。其門人渭陽張文毅。以危詞恫喝其公子灝。竟匿不上。既官編修。以此事爲時論所輕。迄不復能顯達。帝後守江西最有功。江西人作

廟祀之。比於許旌陽。而並事實爲盛德之累。論者惜之。

咸豐時。略文忠撫湖南。左文襄居幕府。適總兵樊燮。以貪懦被嚴劾。被疑文襄所爲。因焚毀某督部。焚文襄急。值庚申會試。亟入都以避之。關中各考官。相約毋失文襄。未幾。得湖南一卷。文筆絕瓊瑤。皆決爲文襄。亟取中之。及揭曉。乃湘潭黎培敬也。後由編修官貴州學政。時貴州大亂。培敬棄壯士百餘人。舉族開道。三年按試皆舉。朝廷以爲能。授貴州布政使。經營戰守十餘年。威平。擢巡撫。盡心民瘼。黔人至今思之。

偶與蘇風經先生。談而字與故。有兩事絕可笑。某甲作八股文一篇。自鳴得意。其友請觀。不許。請觀其半。亦不許。乃至小講承題破題。至於一句。皆不許。請觀其第一字。許之。及其鄭重出示。乃是而字。又道光戊戌科。江南鄉試。首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解元鄭經文。平分四比。拋荒兩面字。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題文。殿軍甘熙文。純用交互之筆。於四項之首。一律作轉語。似而博學而篤志而切問而近思題文。說者謂解元文。題目中兩面字移置殿宣文題目二句之首矣。昔有人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知而后能靜。知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知而后能得。謂句末少一得字。追後顧諭語。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如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如嗣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句謂衍一得字。忽恍然悟曰。原來大學中所少得字。錯簡在此。因第二事素連記之。

據聞某說部有云。阮元初入翰林時。和珅爲掌院學士。一日。玉音從容謂和珅曰。眼鏡別名靈鏡。近始知之。和珅退以語元。且曰。上不御此也。未幾。大考。詩題卽靈鏡。元詩獨工。得嘉賞。拔置第一。不數年。遂請清要。(已上某說部原文)余意此殆當時薄夫嫉忌。誣護文達之辭。眼鏡別名靈鏡。未爲辭典。淵博如文達。事有不知。卽其詩句。眸睫奚須此。睡重不待他。一作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較勝。云云。亦非理想所萬不能到。詩家詠物。用筆稍能超脫。命意略有翻譯。安見弗克辨者。謂之無心巧合則可。距必受之於和珅。文達夙賦雅性。對於庸庸視肉者流。或不免爲青白眼。卽如晚歲恢貌。以避俗。確認定庵至。則深讚竟日夕。揚人士爲之語曰。阮公耳聰。達覽則聰。若斯之類。出於少年。卽招尤府怨之讐矣。

友人某君告余。光緒壬寅癸卯間。于役吳門。偶遊八旗會館。見壁間黏絕句二十首。惜記憶不全。僅記其較有風趣者。詩云。進士居然以大稱。南天仗氣勢峻嶒。三吳自昔推繁盛。剗地長鏘也不勝。(此是第一首。已下隨憶隨書。非原詩之次第。)又低昂價值視漕糧。州縣繁多費審詳。一任貪饕勝衆口。奧援賴有慶親王。又專差妥速走京華。十萬腰綰辦咄嗟。此次並非因節義。專常盤盒送親家。又今朝南匯昨陽湖。幾窯寒酸合向隅。侍婢匆匆傳諭帖。專差上海買珍珠。又口脂面藥學紅人。新故絕張皇。警察徵兵辦學堂。入告總官紅費細。幾多膏血潤

貪婪。又千萬縷腰綰更饑。天威不畏况民岳。全憑獨斷成公事。
那許兼圻不會銜。又銀燭高燒籤押房。牙牌端正未登場。芙蓉
香霧氤氳裏。高唱時聞京二簧。又此事由來甚蒼眉。斷無兄弟
可怡怡。劇憐草草梅香日。冠玉陳平泪暗垂。又名花召到近黃
昏。小轎直穿東角門。歸去娘姨傳好語。大人恩典會溫存。又
臉兒小白辨長青。袖窄腰纖態鯽伶。直恁風流似張繩。教人掩
鼻是銅腥。又漂亮誰如大杭州。輕懷合作小司官。才庸尚是南
中福。只夠貪煩不夠奸。

曾文正嘗自言。百歲之後。墓碑任人爲之。唯銘詞則自誤。
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云云。文正斯言。可謂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矣。命者。轉移運氣者也。運氣者。命之
否泰之所流行也。凡人智慧具足。事理通達。假我斧柯。鳥在
弗能展布者。是故阮籍窮途之哭。非哭窮途也。時命不猶。所
如輒阻。雖有裁雲裁月之才華。浦天浴日之襟抱。亦唯置之無
用之地。甚至俛仰不能以自給。俾吾生有用可貴之光陰。長館
磨於窮愁抑塞中。寧不圖尺寸之進稱自振拔。其於運氣何哉。
是則感士不過。昔人所爲廢書而三歎也。

唐王之漢出塞詩。可作長短句讀。唯末句之下。須擇首三字。
方能成調。黃河遠。句上白雲閒一片。句孤城萬仞山。句羌笛
何須怨。句楊柳東風。句不度玉門關。句黃河遠。近人有昉之
者。即以黃河遠名調。亦可詩詞兩讀。見張玉穀昭代詞選。
和坤侍姬卿情。吳姓。蘇州人。(按陳雲伯卿情曲云、卿情本

是琴河女、則常熟人也)先爲浙江巡撫王璽望妾。璽望字味隱。
平陽人。官浙藩時。曾刻米帖凡四集。梁山舟爲之跋。亦大惊讶
中風雅者也。後擢巡撫。適丁憂。應回籍。朝廷以海寧改建石
塘。王在浙首擔當事務。令其在工督辦。與李質頴共事。意見
不合。李赴京。奏王居喪攬眷。安住杭州。旋奉諭旨。有云。
伊父王師。品行甚正。不應有此等忘親起禮之子。擬王職。仍
留工效力。未幾。甘肅收捐監糧案發。竟服上刑。卿情爲蔣載
門侍郎錫榮所得。時和珅方柄用。以獻於珅。嘉慶己未。珅敗。
卿情沒入官。作絕句八首。敍其悲怨云。曉妝驚落玉搔頭。(自
注。正月初八日。曉起理鬟。驚聞籍沒。宛在湖邊十二樓。(自
注。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玉。浙人相傳。謂之迷樓。
和相池館。皆防禁苑。)魂定暗鶴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
一)香稻入蜃驚吐日。(自注。和府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
海珍列鼎厭嘗時。(自注。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
然。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嘆。謂之洋粉云)蛾眉
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緩歌慢舞盡難圖。月下樓
臺冷櫂櫂。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媚去情人扶。(其三)蓮開並
蒂昔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箇中
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
去。害殺兒家是戲門。(其五)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
溫。夢裏輕舟無遠近。一聲欸乃到吳門。(其六)鄉姬歡笑不知
貧。長袖輕搖帶翠鸞。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情猶是淺客人。(其

七) 冷夜嬌兒掩泪題。他年應變杜鵑號。雲時休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栖。(其八) 以詩致之。卿儕歸王時。年十四。和珅籍沒時。年二十九。自茲以往。處境奚若。不復可致。詩筆隱秀。亦贊雙卿邵飛乘之流亞。閨閣中未易才也。時命不猶。曷勝可惜。陳雲伯卿憐曲云。卿儕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瓏花解語。十三嬌小怨琵琶。苦向平陽學歌舞。平陽歌舞醒繁華。移出雕闌白玉花。幸免空風吹墮溷。從今不顧五侯家。侍郎華望殷勤願。移入侯門最深處。欲使微名達相公。從今卻被東風誤。言先歸王後歸也。又云。獨有紅闌絕代人。網絲塵跡弔殘春。

將軍西第凝紅泪。阿母南樓夢白雲。哀詞宛轉吟香口。珠曉玉泣嗟誰某。昨日縫歌相府遠。今朝已歎折亭柳。言和籍沒後賦詩悲怨也。曲長不具錄。

桂林相國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上一字改用宏字。(見年譜) 前此啟歷中外。一切摺奏書名。均未改避。乾隆朝政體。較雍正爲寬大。此其一驗也。文恭精研宋學。著述富。培遠堂全集。爲冊百。(內有精刻司馬溫公傳家集十二冊。字稍大。昉顏體。) 余家舊有之。後聞書板歸岑襄勤家。稍有殘缺。襄勤爲之修補。襄勤逝後。其後人不知愛惜。廣右地溼易蟲。今殆不復可問矣。

自海禁開通已還。吾國出使大臣。往往離奇怪誕。勝笑異邦。某大臣自負工詩。嘗用西法攝影。以正坐不露頭頂。因而側坐。並自題絕句云。巍巍一柱獨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正是武鄉

候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又過某國時。暫駐使館。與某大臣唱和。詩中有一夜字。夜下一字。寫法在邑與色之間。自云。典故本此字不清。作邑作色皆可。故兩從之。清之季年。官場辦公。以模棱爲要訣。此公更通之於吟事矣。

蘇東坡詩。有神智體晚眺一首。長亭短景無人蓋。老大橫施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峰。(按、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卷三云。神宗熙寧間。北朝使至。每以能詩自矜。以詰翰林諸儒。上命東坡館伴之。北使乃以詩詰東坡。東坡曰。賦詩亦易事也。觀詩稍難耳。遂作晚眺詩以示之。北使惶愧莫知所云。自後不復言詩矣。) 其法。亭字寫極長。景字寫極短。畫寫作畫。畫無人。老子寫稍大。施字橫寫。筇字竹頭寫極細。昔字反寫。雪字上雨下云。中間距離稍遠。暮字下日斜寫。江字寫作江。塵字倒寫。峰字山旁側寫。與暮字下日同式。此體後人未有仿之者。先大父花石公。嘗議春景一聯云。青山綠水紅橋小。紫燕黃鷗白日長。山用青色寫。水用綠色寫。橋用紅色寫。燕用紫色寫。鷗用黃色寫。日用素紙雙鉤寫長。此擬神智體別開一境也。

燈謎有絕巧者。亦有奇拙者。以慘觀二字。隱四書人名六。即唐詩一句。襄陽回望不勝悲。此謎底不能有二。按慘觀。乃千鍾祿院本之一韻。演明建文帝出亡事。雖據野史。近於不經。然詞筆甚佳也。此詩情景。建文驅泊襄陽。回首南都。極傷心慘目之致。原曲云。(傾杯玉芙蓉) 敢拾起大地山河一撓裝。四

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巒巒高山。滾滾長江。

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緒。受不盡苦雨悽風帶怨長。雄城壯。看

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尾聲)路迢迢。心快快。何處得穩宿碧梧枝上。忽聽來一杵鐘聲。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曩寓京師。一夕。過某胡同。見一家門首。設有燈籠。亟下車觀之。有人揭去二條。其一云。身爲萬乘之尊。還挑破銅爛鐵擔子。底書經一句。朕不屑好貨。余嘗謂宋人詞拙處不可

及。此謎拙處亦不可及。

孝欽顯皇后六旬萬壽。內閣譜擬諭禮部枚書。有云。爰從歸政。姑遂安貞。萃五福於三辰。居六旬之萬壽。呈稿於宗室相國。(駢書)譯曰。貞字是孝欽顯皇后尊號。不可用。遞提筆改策字。點金成鐵。令人輒嘆奈何。嚮來譜擬文字。以平正尚皇爲得體。字句稍涉奧衍。卽在擴葉之列。本不容有佳擣也。

(未完)

眉廬叢話(續前號)

蕙風

孝欽顯皇后萬歲之報。留意風雅。精繪事。工吟詠。尤擅長試帖詩。每歲春闌。及殿廷考試。輒有操作。相傳同治乙丑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得生字。擬作云。南浦蕪三尺。

東風笛一聲。鶯飛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科考差。

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動雁往還。舍連春水泛。翠壁夏雲閒。惜全首不傳。

同治庚午科。濟寧孫尚書文恪。典試四川。順德李若農侍郎

(文田)副之。考官例應聯譯。值秦蜀間盜氛未靖。改道湖利湖

西上。由宜昌過陸赴萬縣。山路絕險。有地名火風箭嶺。尤斗陵無倫。文格肩興。竟於是傾跌。與夫後二人。墜崖致斃。幸與前有棒夫十六名。併力擡持。賴以不墜。與前二夫亦幸免。其後。順德胥語人。當時情形奇險。幸山神有靈。雙手托住軍機大臣。僅乃無恙。是夕駐節荒郊。庖人無以為爨。於山家得一雞。誠以鬻粥。順德食而甘之。自後非雞粥不飽也。姓名筆畫最少者。同治朝。內閣中書丁乃一。三字只五筆。不能有二。

合肥顏芝籜尚書。(鼎華)主持風雅。振拔孤寒。廣廩所需。至解貸弗少惜。其卒也。朱竹垞挽詩有云。寄聲遙報賤。休作帝京遊。其軼事甚見前人記載中。馬世俊未遇時。落拓京華。無以自給。公閱其文。歎曰。李愬真才子也。贈金八百。爲延譽公卿聞。明年辛丑。馬遂大魁天下。又尚書女公子卒。設齋慈仁寺。一士人寓居僧寮。僧情作挽對。集梵笑二語曰。旣作女子身。而無善者相。公詢知作者。卽並戴歸。面試之。時春聯盈几。且作且書。至額處一聯云。吟詩自昔稱三上。作賦於中可十年。乃大咨賞。許爲進取計。久之。以母老辭歸。蹶行。公贈一匣。額意爲行李資。發之。則士人家書。具云。某年月日。收銀若干。蓋寇道人常常餽遺。無內顧憂久矣。乃頓首謝。故情如初。卒亦成其名。曩聞武進湯大奎次硯琅談。有云。襄芝實生賢才士。多有權術。嗟乎。何晚近鉅公大僚。欲求有是權術者。而亦不可復得耶。尚書姪人鳳端。字橫波。識局明拔。通文史。善畫蘭。尚書疏財養士。顧夫人實左右之。

某年。尚書頌燈船之勝。命客賭鼓吹詞。杜茶師(達)立成長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盡傾。夫人脫綢帶金鎖贈之。

吳江吳漢槎。(兆泰)幼即恃慾狂恣。在塾中。輒取同輩所脫帽溺之。塾師責問。漢槎曰。厭俗人頭。不如盛溺之爲愈也。師歎曰。此子他日。必以高名賈奇禍。後撫順治丙申北歸。坐通榜。誣成寧古塔。居塞外念餘年。其友人順梁汾(貞觀)爲之地。乃得賜環。按史記劉食其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浸潤其中。此與漢槎事絕類。稍不同者。彼竟解其冠。此則其所自解耳。沛公與韓當別論。漢槎尤不可爲訓。

宗室祭酒伯熙。(曉昱)大雅閨達。立朝有侃侃之節。其母夫人博爾濟吉特氏。通經術。嫋吟詠。有芸香館遺詩二卷梓行。光緒中葉。某學士承要人風旨。摭芸香館集中送兄詩。謂爲忘本。請旨削板。將以恒異。朝廷不允所請。文字之禍。凌拂闔閨。亦甚矣哉。

彭剛直中興名將。豐功亮節。世人稱道弗衰。未聞有登諸白簡者。光緒九年。補兵部尚書。疏辭不允。諱官盛昱。以不應朝命劾之。奏云。再奏。片。兵部尚書彭玉麟。奉命數月。延不到任。而在浙江干預金浦之事。現在兵制未定。中樞需人。該督曉暢戎機。理宜敎身圖報。較之金浦之事。孰重孰輕。無所辨非是。卽是亦不可也。該尚書託言與將士有約。不受實言。實則自便身圖。猶存山水耳。古之純臣。似不如此。且現

在握兵宿將。各省甚多。該尚書抗詔鳴高。不足勵仕途退讓之風。反以開功臣勳奏之漸。更於大局有礙。請旨敦追來京。不准逗留。以尊主權而勵臣節。云云。春秋責備賓者。要亦詞嚴而義正也。

道咸間。蘇州顧千里。(廣圻)黃齊國。(丕烈)皆以校勘名家。兩公里閑同。著好同。學術同。顧嘗為黃譏百宋一處賦。

黃自注。交誼甚深。一日。相遇於觀前街世經堂舊肆。坐談良久。俄談及某書某字。應如何勘定之處。意見不合。始而辯駁。繼乃詬謔。終竟用武。經肆主人俟姓。極力勸解而已。光緒辛卯冬。余客吳門。世經堂無恙。(一單間小肆耳)候主人尚存。(主人微痴僂。人以侯駕子呼之。時年殆逾八十。)曾與余談此事。形容當時忿爭情狀如繪。迨甲辰再往。訪世經堂。則閉歇久矣。為之惘然。憶余曩與辛唐同客都門。夜話四印齋。有時論詞不合。亦復變顏爭執。特未至祐善用武耳。往往拂衣而別。翌日和好如初。余或遇弗詣。則傳檄之使。相屬於道矣。時異世殊。風微人往。此情此景。渺渺余懷。

孝欽顯皇后盛時。每逢由宮還海。文武百官跪迎。皆在西苑門外。唯總管太監李蓮英。三品冠服。獨跪於西苑門內。遠而望之。覺其寵異無比。

慈禧由宮還海。各官先在宮門外跪送。旋由閒道。馳赴西苑門跪迎。望見前驅垂簾。立刻鴉雀無聲。呼吸可聞。非復尋常之肅穆。夾道笙簧。更覺悠揚入聽。迨駕過不數武。則跪者起。

默著語。眼架鏡。手揮扇。而關防車方絡繹不絕也。

午門坐班典禮。猶沿前明之舊。告朔之餚羊耳。各衙門堂派者。皆資淺無烏布之員。屆時齊集朝房。俟糾儀御史至。傳呼上班。則各設品級墊。盤膝列坐。糾儀御史巡祇一周。有頭。退班。各投遞銜名(紅紙書)而散。

考太醫院醫士。亦用八股試帖。以楷法工拙為去取。時人為之語曰。太醫院開方。只要字跡端好。雖藥不對證無妨也。曩余在京時。值考試醫士。題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聞取第

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於水。而竟樂夫水。仁者何取於山。而竟樂夫山。只此一卷最佳。通場無出其右。

咸同間。都門有斌半壁者。旗人。工篆刻。不輕為人作。半壁不雙。意謂時人之言。太半不堪入耳。故以半壁自號。惜其名記憶不全。稍後有宗子美。(詔)官兵部主事。亦旗人。善詩詞。亦工篆刻。品行端潔。

某大僚述職入都。夙有煙癖。一日。召對候久。肺作不復可耐。商之內監。求可以療刷者。吸煙非所望也。監曰。大人貴重。煙非吸奚可者。卽吸煙亦非難。願賞賚何如耳。某出千金紙幣示之。監欣然曰。重賞若斯。敢不勉效。縣薄。速導之。稍東北。迤邐行。歷廢閣數重。路極軒折。闇不逢人。遂亦弗問。旋至一精室。室中陳設。及榻上煙具。悉精絕。監就榻半臥。為然燈燒著。煙尤精美。超越尋常。大僚平日所御。不遠道甚。頃之。氤氳鬯滿。精神煥然。亟付紙幣。恩惠出。中途問監

用鹽錄話

曰。汝曾所吸之煙。與夫吸煙之室。何研究一至於此。監曰。吾儕安敢有此。此室此煙。吸之者何人。大人若先知之。殆必不敢往矣。某聞之憬然悟。爲之舌搖不下久之。返至原候處所。

心猶震悚不寧。幸未誤召對。蓋獨出時刻差毫。監督謂之熟矣。光緒己丑。太和門災。傳聞內府貂皮、綵匹、鋪墊、各庫。皆在門之左近。歷年庫儲。盜賊略盡。值大婚典禮。需用各物。典守者罷離於學。因而縱火。希冀延燒滅跡。此說未知確否。僅見太和門之柱之鉅。約計三四人不能合抱。卽鑿致薪蘇。燒之三匝。拉雜而摧燒之。未易速燒。迺以赤煤一怒。會不一二時頃。頃成瓦礫之場。殆亦不盡關於人事矣。(甲午乙未間。廠肆精舊瓷器絕夥。閒有鑄刻御書題詠款識。亦從內府流出。當時售者索價。亦不甚昂。太半爲外人購去。殊爲可惜。今則稀如星鳳。價亦兼金不啻矣。)

每歲元旦。太和殿設朝。金爐內所爇香。名四乘香。清微澹遠。迥殊常品。以梨及蘋婆等四種果皮。甄乾製成。歷代相傳。用之已久。昭檢德也。

王半唐(賜選)清通溫雅。饒有晉人風格。唯豪放放情。增口於羣小。中年隱論。刺骨於要津。雖遭遇因而屯邅。亦才品資其磨鍊。官禮科掌印給事中。某年。屆試擇期滿。百計籌維。得數百金。捐免屢俸。截取道員。旋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向來京會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不用之別名也。爲自有截取之例以來所僅見。半唐泊然安之。是歲糧米所需。轉因

而奇艱。夫亦甚可笑矣。未幾。復嚴劾某樞相。不見容於朝列。樞被出都。潦倒以沒。山陽鄰笛之痛。何止文字交情而已。

高陽相國李鴻藻。以理學名臣自居。飾貌矜情。工於掩著。相傳其曾受孝哲皇后跪拜。春明士夫。多有能言之者。當穆宗升遐時。孝哲力爭立嗣。孝欽意指已定。殊難挽回。正哀痛迫切間。適高陽入內。孝哲向之泣告。且謂之曰。此事他人可勿問。李大臣先帝之師傅。理當獨力維持。我今爲此大事。給師傳磕頭。(此二句。據曩所傳聞。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高陽亟退避而已。卒無狀無言。論者謂高陽受此一拜。不知何日償還也。清季理學名臣。吾得二人焉。曰李鴻藻。曰徐桐。庶幾如驟之斯矣。

蘇州名妓賽金花。有一事絕可傳。本名博彩雲。光緒中葉。曾侍某閣學。出使德意志國。(按唐宋舊儀。內而禁闈侍從。外而州郡典司。皆有官妓承應。特此制今廢耳。描眉隨節。於名誼殊無關係也。)歐西風俗。男女通交際酬酢。賽尤瑤憐玉色。見者盡傾。德武奔瓦德西。其舊識中之一人也。庚子聯軍入京。瓦竟爲統帥。賽適在京。循歐俗通鄭重。舊雨重逢。同深今昔之感。自後輕裝細馬。晨夕往還。於外人蹂躪地方。多所挽扶。琉璃廠大賈某姓。持五千金爲資。以厭辟國粹所關。亟應保全。乞賽爲之道地。賽慨然曰。茲細事。何足道。矧義所當爲。阿堵物胡爲者。竟毅然自任。卻其金。亟婉切言於瓦。明日。下母